

美丽「性」世界？

林芳玫

何春蕤所着之《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以生动活泼的口吻描绘了一幅性解放的乌托邦，作者意图将个人层次的性解放和妇女、同性恋等社运团体送作堆，使之诞生出一个平等平权的新社会。就此点而言，这本书有如一本性的福音书，鼓吹美好新世界的到来。同时，作者对性解放的描述非常的平面化与单一化，我们看到的「豪爽女人」是一个扁平的人物，只有飞扬自信的表面，却看不到她内心深处的挣扎，更不要说是人性弱点的暴露，因此此书也可说是性论述的广告化与卡通化。

权力真空的性解放天堂

《豪爽女人》一书从社会、文化、教育体制等各方面解析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抑，并且提出「赚赔逻辑」这个概念来形容女人如何将自己的身体与性当做婚姻市场上的交换筹码。何春蕤呼吁女人抛弃这套不利于女性情欲

开展的赚赔逻辑，勇敢地追求性解放，不要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何春蕤似乎以为只有父权社会里才有权力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平等赚赔逻辑，她所描绘的性解放天堂则毫无任何尔虞我诈、输赢胜败的两性交换关系。性关系固然不一定要以承诺或婚姻为交换筹码，但它也更可能充斥着攸关自尊心、自信心、自恋与虚荣的两人对决，谁表现得比较洒脱、比较不在乎，谁就是赢家。作者笔下的豪放女在宾馆渡过一夜之欢后，一大清早忙不迭地离开宾馆。这是真的毫不眷恋呢？还是赶在被对方抛弃前自己抢先离开，甩掉对方？豪放女的自信开朗恐怕是鸭子划水吧？优雅从容的表象下是逞强好胜以及真实自我的疏离。

从纯纯的爱到纯纯的性

不管是章回小说还是文艺爱情片，我们看到的爱情是不食人间烟火，为爱而爱。何春蕤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不食人间烟火、为性而性、抽离社会与人性的脉络。对作者而言，谈道德太清高：谈感情太肉麻：谈利益交换太庸俗。豪爽女人的性解放彻底地被架空，与政治、经济、心理、情感

毫无关系。作者尤其着力于拆解性与爱的关系，但讽刺的是，性当中若没有爱，那么爱又是什么呢？爱情岂不是又倒退成纯情小说中那种没有肉欲的精神状态？唯肉论与唯灵论其实是比邻而居的哥儿俩好，而唯性派与唯情派也不过是一线之隔。

性爱关系之所以吸引人，正因它是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肉体、超越与陷溺、坚强与脆弱、成长与颓废……等种种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辨证张力。作者批判父权制度下的道德、爱情、一夫一妻制，这点值得肯定。问题是，作者转而提倡架空的性解放，彷彿在性的乌托邦就不需要另一套新的道德秩序。性解放这块新的领土若没有新的道德与社会秩序进驻其间，这片空间马上就会被现成的、最恶质的性剥削所占据。

何春蕤鼓励大家「玩」性，性当然可以拿来玩，问题是即使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有游戏规则，玩性当然也要有游戏规则，规则越复杂，越能显示出玩家的功力。此书对性的游戏规则过于简略，让人觉得不好玩。性游戏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尤其是如何结束得漂亮，这不只是性游戏的道德，也是艺术。

广告与卡通片的世界

何春蕤如此描述「豪爽女人」：「他们可以和陌生人在宾馆激情一夜后，早上拎着包包毫无眷恋的走开，不为罪恶感与羞愧感阻碍她们的自我肯定。」她对豪爽女人的形象塑造使人不由得想起洗发精、丝袜、卫生棉之类的电视广告对上班女性的描绘：她们穿着合身的套装、提着名牌公事包、足蹬三寸高跟鞋，从来不必为薪水、业绩、升迁等俗事烦恼。彷彿只要你使用某种去头皮屑的洗发精、穿着不易破裂的弹性丝袜、再加上吸收力特强的卫生棉，你就不再畏缩、不再害怕，蜕变成一位自信的专业女性。

何春蕤对「豪爽女人」的形象塑造颇适合做为保险套、宾馆、迪斯可舞厅的广告画面：有欢笑，没有苦笑；有自信，没有自卑；有神气，没有泄气。她同时又很像卡通片里的超人或蝙蝠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人性的脆弱在此书中完全被化约为父权社会的性压抑，因此性解放也就成了对付性压抑的仙丹妙药。其实，外在教条的束缚压抑容易解除，内心深处的脆弱则是所有凡夫俗女不得不承担的宿命。

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必须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我要、我不要；我期待、我担心；我向往、我害怕；我高兴、我悲伤。性解放的论述一方面要向外进行社会结构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要向内探索人性的幽深曲折。如果不谈利益交换、不谈物质基础、不谈感情脉络，那么性解放论述不过是知识份子所从事的「脑部手淫」。知识份子的意淫已经够多了，实在不必再「脑淫」。

（1994年10月13日中国时报）